

葡人從未到“廣州灣”

廣州灣既無“屯門島”亦無浪白澳

兼論浪白島（澳）並非南水島或牛角山

施存龍*

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位專家贈我一本中葡關係史專著，這是值得一讀的書。但其中說：“葡萄牙的第一個使團……船隊駛入廣州灣，按照西方禮節，曾鳴炮升旗。”知其所指史事實際發生在珠江口內，誤解為在廣州灣。我曾寫子條告知廣州並無廣州灣。這位學者很虛心，面告已改。然而此前及此後，在中葡關係史著作中嚴重誤用“廣州灣”事屢有發生。

當代《中國航海史》是航海有關部門人員寫的，竟寫道：“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艦隊便佔了廣州灣的屯門島，……退佔廣州灣外的浪白澳。”⁽¹⁾對此，我已發表專文對該說糾誤，但着重糾其“廣州灣的屯門島”說。⁽²⁾當我正想詳糾其“退佔廣州灣外的浪白澳”之際，又發現葡人所作中葡關係史的漢譯文中也有類似提法。

澳門《文化雜誌》2002年冬季號上刊出的葡國學者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伊比利亞文獻資料中關於Macau的由來〉漢譯文也說廣州灣浪白澳：“葡萄牙商人經常來廣州灣的一個人煙稀少的小島浪白濠（Lampacau）做生意”；“一幅當時位於廣州灣的葡萄牙人定居點的混亂圖景”；“馬六甲同

廣州灣之間的……商貿往來”，標題也用“廣州灣的中國海盜活動”。⁽³⁾這些話會使中葡關係史學者詫異，會誤導一般知識不足的讀者，更會使廣州灣地區讀者驚訝不已，因為他們那裡並無有過這樣事。經《文化雜誌》編輯部轉告，才得悉誤說非原作者洛瑞羅本意，而是誤譯，並轉來原文。原文是 Baía de Cantão。稱“葡文 Cantão 可譯為‘廣州’或‘廣東’，在此應為‘廣東’，原譯文有誤。”我同意這一說明，不能把作“廣州灣”責任落在原作者身上。不過也要順便指出：原文中 Baía 解作“小海灣”（據商務印書館《簡明葡漢詞典》p. 106），且是大寫，表明是作一專有地名。第一，中國從明代迄今並無“廣東灣”地名；第二，珠江口外延海域，已屬開闊海域，不是海灣，不能稱實際上也不曾泛稱為海灣。海灣的定義是：“海岸線向陸地凹進所圍抱的海水水域。海灣屬於海洋的一部分，大者如北部灣、杭州灣、萊州灣，小者如煙臺的芝罘灣……等。由於歷史上和習慣上的原因，某些海也叫做海灣，如墨西哥灣、哈得遜灣、波斯灣就是很典型的海。也有把灣叫做海的，如阿拉伯海。海灣的界限一般以入口地方海角之間的

聯線或入口處等深線作為海洋的分界。”（《水運技術詞典·港口與航道工程分冊》上冊海灣條）。

洛瑞羅文章如譯者由於未掌握廣州灣實地，這類誤譯不止一人一例。如前所述，連我們水運航海部門內屬非航海有關人員的作者和編審者，尚且有那種無知或想當然的失誤，豈能苛求外行部門人員？更莫怪不瞭解漢語的外國人了。這說明我們做航海地理普及知識很不夠。不過，我們不能停留在情有可諒而不了了之，應從對歷史對讀者負責的精神出發，有必要趁此機會通過刊物作一番真實知識普及工作。

廣州一向不存在有廣州灣

廣州，這是隨着歷史時期不同而變化其範圍的地理概念。廣州初設時是一個很大的行政區，它在三國吳國永安七年（264）從漢代的交州劃分出土地成立的。轄境範圍相當於今廣東省、廣西自治區的除廣東廉江以西，廣西桂江中上游、容縣、北流以南、宜山以西北以外的大部分地區。⁽⁴⁾當時，當然包括後來才有的“廣州灣”地方，但廣州灣這一地名的出現，則是在一千多年後的事，所以兩者不相關。

* 施存龍，中國交通部水運研究所研究員。

廣州範圍，在南朝以後逐步縮小。到了葡人來中國的明代，廣州範圍已縮小到一個府的轄境。包括北起連山、連州、陽山、清遠、從化、龍門、增城、南海、番禺、三水、順德、新會、新寧、香山、東莞（後分出新安）等縣和南海衛、廣海衛、大鵬所，僅是廣東省境的一小部分，府治在南海縣即今廣州老市區。⁽⁵⁾

明代廣州府沿海所有各縣、衛、所轄區內有沒有“廣州灣”呢？就中國廣大沿海而論，到處都有海灣名稱與所在地治名稱一致的現象，如遼寧金州灣在金州，山東萊州灣在萊州、膠州灣在膠州，江蘇海州有海州灣，浙江杭州有杭州灣、溫州有溫州灣，福建泉州有泉州灣、興化有興化灣，廣東雷州有雷州灣，廣西欽州有欽州灣等等。那麼，按此規律，廣州有個廣州灣理所必然。然而天下事偏有例外，不能想當然，廣州卻沒有廣州灣。廣州灣是有的，它在與廣州無關的地方。人們去查遍明代廣東省廣州府的沿海六縣的地方志，都是找不到的；再查海防專著如《籌海圖編》、《蒼梧軍門志》等，同樣沒有。再往前朝如元代、宋代廣州圖籍也不曾有過。今珠江口海灣，宋元祇叫伶仃洋，至今文天祥零丁洋歌詞可證。就是現代講廣州的圖書也是找不出來（除非也搞錯）。這並非所有古今圖籍都犯了疏漏，而是客觀上珠江口內外從未有過。

廣州灣在高州府境

一、查考葡人到浪白澳後的嘉靖、萬曆《廣東通志》、《高州府志》和海防志書均明記廣州灣在高州。

1) 明嘉靖四十年（1561）版《廣東通志》的〈高州府輿地圖〉，顯示吳川縣城之東，水東河口之南為海灣處，用長方形框線寫有“廣州灣”三字。萬曆二十九年版《廣東通志》同。⁽⁶⁾

2) 明萬曆《高州府志》上〈高州府總圖〉記作“廣洲灣”，在〈吳川縣圖〉上的一個島嶼上標有“廣洲灣”。⁽⁷⁾

3) 嘉靖時編寫的海防名著《籌海圖編》的〈廣東事宜·西路〉中記載：“高州（府），東連肇、廣〔放按：指肇慶府和廣州府境〕，南憑溟渤〔施按：指南海〕。神電〔施按：指明代海防單位神電衛，衛部設在濱海的電白縣，即今電白縣城以東〕所轄一帶海澳，若連頭港汾家山、兩家灘、廣州灣，為本府之南翰。”⁽⁸⁾該衛所管轄的海澳即海港均屬高州府。廣州灣就在其中，居吳川縣、遂溪縣之南，與廣州府、廣州港及珠江口都無關。

二、清代國際外交條約中的“廣州灣”明指在廣東西部即上述明代圖籍所指地點。1899年11月，即清光緒二十五年，清廷被迫與法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廣州灣租界條約〉第二款寫着：“其租界定在遂溪縣屬南，……赤坎……歸入租界。”⁽⁹⁾按“赤坎”就是今天湛江市的一個市區。筆者上世紀80年代，從海南島搭乘一條貨輪航經廣州灣海域抵達湛江港碼頭，住在那裡曾去考察法國人租借廣州灣時所建的長堤碼頭。21世紀第一年因開會則從陸上又進出廣州灣故地一次。湛江市博物館館長領我等參觀了廣州灣事件展覽室，證明史家無誤。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仍用過廣州灣地名。如1960年6月版的《中國分省地圖》冊上，在雷州半島的東北標有“廣州灣”。⁽¹⁰⁾後來出的地圖上改標“湛江港”⁽¹¹⁾，把港口水域與廣州灣水域合併。故筆者80年代編寫的《中國對外開放港口》一書中的湛江港一章對此段歷史變遷已作說明。⁽¹²⁾

四、為了適應航海傳統習慣，在當代中國的《中國航路指南》中仍沿用廣州灣地名。如說：“進出湛江港有兩條

水道，一條是廣州灣的大船東口航道……；“廣州灣口海面，潮流受東北季風”；“石甸洲島，位於廣州灣口南側”；“廣州灣內的航道北側……是險惡地”等等。⁽¹³⁾

廣州灣來龍去脈

一、為何廣州灣不在廣州而出在高州？

上述已充份證明葡人初來廣東時的“廣州灣”在明代吳川縣的東南部沿海，葡人從未涉足也無意涉足。因葡人來華目的是要接近廣州和進入廣州，以便與這個明政府規定對外開放貿易並有很高知名度的港口城市交易牟利，以及通過那裡的省級官府通向首都，以謀求建立國家間通商優惠關係。人們會問：該灣既然不在並遠離廣州的海灣，為何要叫“廣州灣”呢？事出有因。

原來這個“廣州”是從“廣洲”演變來的。在我國古代，對海島往往有稱為“洲”的習慣，比如浙江省的舟山島，從前稱為“海中洲”。現代地理學把島與洲概念加以區別，清代《遂溪縣志》圖上，對廣州灣內的一個島稱為“東海洲”，就是如今湛江市的“東海島”。至今廣東單名的島名仍保留不少“洲”字，如灑洲島、石甸洲島等。古代這個海灣內有許多洲島分佈。有了漁民和墾植者居民點，為形容其廣闊，將其取名“廣洲”，後來人們又以該居民島名來稱呼這片海域為“廣洲灣”。所以上述已介紹過的明代萬曆時《高州府志》的〈總圖〉上寫作“廣洲灣”。⁽¹⁴⁾但在此之前明代書籍如《籌海圖編》已使用“廣州灣”寫法。從古代字典中看，“州”與“洲”是通用的。但後世已是兩種概念，本不應再混用。然而，古今作者都有用名不嚴謹者，如道光五年版的《吳川縣志》，我發現同一本書內一處寫作“廣州灣”，另一處寫作“廣洲灣”。⁽¹⁵⁾又

發現清光緒版《高州府志》對“廣州灣”地名有一條訂誤：“此洲在吳川縣境，字從滂，乃洲渚之洲，凡寫作州郡之州者，皆誤。”⁽¹⁶⁾ 追溯本源，我是讚成這條訂誤的，但已經無法挽回了，因為外交文件中法兩國的《廣州灣租界條約》已經載入歷史，不能隨便改變。

二、為何廣州灣之名要改併於湛江港？

在近代法國用武力強租之前，廣州灣範圍較小，如《高州府志》說：“廣州灣洋面在田頭汛〔施按：汛，在清代作軍事術語用時，指海防哨所〕南面外洋，其西即吳川、遂溪兩邑海面分界。”⁽¹⁷⁾ 在1899年簽訂條約前，法國侵略軍違反原議，不等雙方勘界，不在廣州灣登陸而在灣以外的海頭登陸，擴大佔領範圍，為的在訂約時造成既成事

實。結果也確實是訂約租界廣州灣範圍被擴大了。⁽¹⁸⁾

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國收回廣州灣，港口和城市改名為湛江，它是由古代樞川巡檢司名稱演變出來的。該司移防東海洲，瀕水，乃將樞改為湛。而這一帶人民習慣將海灣港汊稱作“江”，故“川”改為“江”。由於湛江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建現代化大港，作為西南地區出海門戶，港口知名度大增，又結合洗刷半殖民地時期殘餘影響，也許考慮到“廣州”兩字易混，不宜繼續使用，1974年10月，我國國家出版的地圖將廣州灣水域改併於湛江港。

浪白島不在廣州灣

既然洛瑞羅先生文中所說的“廣州灣的……一個……小島浪白濶”是誤譯，那

麼真正的廣州灣裡是否也有個同名或諧音葡語 Lampacau 的島嶼呢？我經查閱明清兩代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和天津市圖書館所有關於高州、吳川、遂溪的地方志附圖和文字敘述，都是沒有的，因此可以放心論斷：在真正的廣州灣內並無浪白島、澳、濶地名。

這裡還要順便指出：撇開廣州灣正誤，單就稱為“小島浪白濶”而論，也是不確切的。“浪白濶”不是島名，而是海域水名。濶，是廣州方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用的土話，指一條溝通兩頭水域的水道。它的基本功能是流通水，當它水深有保證時也就可供通航船舶，通常不能作為泊船交易的港埠。澳，才是供泊船交易的地方。嚴謹地說，當年葡人寄居的地方應稱作浪白澳而不應稱作浪白濶。你們看明代正規文獻中都



康熙朝知香山縣事申良翰《香山縣志》卷一頁四〈縣全圖〉

“澳”而不用“滯”。澳、滯、島是三種不同概念，但古今皆有混淆。嘉靖年間追述葡人居留浪白澳歷史時，無不祇稱浪白澳。如明嘉靖四十三年南海縣人龐尚鵬〈陳未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疏〉就稱“蕃夷”“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香山縣人黃佐的嘉靖《廣東通志·外志》稱“香山縣浪白澳”。直到明末清初曾來澳門活動過的屈大均所作《廣東新語》仍肯定：“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廣百餘里。”把浪白澳改稱為“浪白滯”是清中期的事。清乾隆時《澳門紀略》改稱：“虎跳門……外有島，廣百餘里，是為浪白滯，明初諸番互市於此。”⁽¹⁹⁾我認為，《澳門紀略》改稱“滯”是有道理的，因為到乾隆年間，浪白澳早已失去港埠作用，而起水道作用。但它把島與滯混為一談，從而把《廣東新語》所指“廣百餘里”的浪白澳，改成了“廣百餘里”的浪白島了。“廣”指東西長。把原指水域長度套在島的長度，豈不成了長百餘里的較大島了嗎？不過《澳門紀略》改稱島，倒是有利於解決它是否為南水島問題。當浪白澳被泥沙淤掉，祇剩下一條島與島或島與大陸半島的狹水道殘跡時，這才改稱為滯。所以浪白澳已廢的清朝地方志上才普遍稱“滯”。像清代道光《香山縣志》中在敘述明代事情到道光時歷史變遷時，仍明確稱浪白澳“今已淤淺，不能停泊”船舶。不稱浪白滯，就是這個道理。

浪白島及其浪白澳不在廣州灣，是不是在叫別的名稱的海灣裡呢？我們回答是：哪個海灣也不是。浪白島淤沒之前所處的海域，在明代和清代前期，都不曾有過某某灣的地名。因為那時那地的地形不是一個海灣，而是一處相對比較開寬的海域。正因如此，葡商很不情願呆在那個苦地方，這從與汪柏訂約的葡人船隊長索薩(沙)的信中已有透露，明代官吏的奏議中也有透露，如龐尚鵬

▷ 道光《香山縣志》之〈三灶鄉圖〉

〈區劃濠鏡保安海隅疏〉中就說到葡商等“蕃夷”“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棲息，殆舶出洋即撤去之。”⁽¹⁹⁾萬曆時《野獲篇》卷三十“香山澳”條載文稱：“浪白大海，茫茫無涯”。涯還是有的，文中有點誇張，但也說明不是處於看得見有涯岸的海灣環境。

浪白澳在明代的廣州府屬香山縣境，這是肯定無疑，在當時的《廣東通志》，《香山縣志》都有權威且明確的記述。如香山縣人黃佐主編的嘉靖時《廣東通志》卷三—“海道江道哨兵”條中稱“香山浪白”，同書的卷六六〈外

志〉中稱呼更明白叫做“香山縣浪白澳”。對於它在香山縣的具體位置和演變，筆者在〈葡商集中澳門前的‘家’——浪白澳(島)考辨〉一文中已有論說，請參見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總第40-41期合刊(2000年春、夏季)，茲不重複。但該文以後新見到的問題，則有必要進一步論証清楚，並補充前文未附的地圖。

說浪白滯是從葡文倒譯的恐不妥

當代對早期中葡關係史研究頗有功底的戴裔煊教授在《明史·佛哪機傳箋正》中說：“近人往往把 Lampacao 還



原為“浪白滯”，明代著述中沒有此稱。“浪白滯”這個名稱始見於清乾隆間成書的《澳門紀略·形勢篇》，疑是從葡文倒譯過來的。”⁽²⁰⁾此段話前半段見解是對的，明代無此稱。但最後論斷卻不中肯。

第一、《澳門紀略》兩作者，看來是並不曉葡語的，他們在該書正文之末附錄一批日常生活葡語音譯與中文名詞對照，都沒有列出葡文，如注：“澳（可古完度）”“島（以甲丫）”等等，而且從他們說“西譯語雖侏離，然居中國久，華人之習，多有能言其言者，故可以華語釋之”看，是僅搜集與葡人打

交道的中國人或翻譯人員的口語而成。他們並不住在澳門，公務忙，任期短，來不及學，或不屑學。所以不可能從葡文倒譯成“浪白滯”。

第二、葡文的 Lampacao，我認為明代來廣東葡人是從“浪白港”三字諧音譯過去的。因為既然明代不稱浪白滯，明代葡人就不可能譯作 Lampacao 的。

葡人居留的浪白島 既非今南水島亦非今牛角山(島) 而已淤連於大陸

所謂葡人居留在南水島淵源的辨考——

當代許多專著和文章中，往往把16世紀來華葡萄牙人在進居澳門之前的盤踞地港口浪白澳指為就是今天珠海市南部的南水島。如戴裔煊先生在80年代初和《明史·佛喇機傳箋正》一書中，就說：“葡人初來時，在浪白的南水村……”十幾年前，筆者亦曾接受過《箋正》這一有根有據的說法，但後來繼續深入研究，發現這一說法的根據本身是不可信的，戴先生與另一位學者合作新著《澳門歷史綱要》一書，仍認為是南水島，並說：“他們得寸進尺，企圖在浪白澳成立澳埠，後來被中國人趕走。”其下有個自註，說明其資料來源和評語：“道光《香山縣志》卷一〈輿地〉上‘山川·文灣山’條根據《採訪冊》……《採訪冊》的年代有誤，其地點可靠。”⁽²²⁾另一位澳門史學者在香港新版的《澳門簡史》中也說：“浪白滯在今珠海市南水鎮，葡萄牙人入踞澳門之前曾以此為走私基地。”⁽²²⁾我認為其依據的資料，不但年代有誤，地點也並不可靠。

浪白澳所在地的珠海市當地人士也有同類觀點。例如在珠海市於90年代舉行的海洋文化研討筆會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稱：“同治《香山縣志》載：‘文灣山，在土城之南六十二里大海中，峰巒秀卓，與連灣山對峙，中界浪白滯海，自成一港，灣拱如門，有雞心洲收束其勢，橫列如城垣，廣三十餘里，內有村落。明正統〔原文可能有誤，應為‘正德’較為合適〕間佛喇機夷泊居浪白之南水村（今珠海南水鎮），欲成澳埠，後為有司所逐。……明政府……依從了廣東巡撫林富‘互市有四利’……的疏請，於嘉靖八年（1529）允許廣東在‘浪白澳’（即今珠海市南水鎮所在地）開設對外貿易口岸，屬廣州市舶司管轄。浪白澳又叫浪白滯，是天然的一條古航道，它位於珠海市南水文灣山與平



沙連灣山之間，從東西打銀咀到西面雞心洲長約4公里，寬400米至800米不等，東西相通，南北海灣均可泊船，避風避浪。……當時，來浪白澳貿易的主要國家和地區有暹羅(泰國)、占城(越南)、爪哇(印度尼西亞)、琉球(日本沖繩)和佛啣機(指葡萄牙人，也泛指歐洲商人)。國內來貿易的主要有漳州、泉州、溫州、寧波和廣東及新會等地商人。由於當時的浪白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貿易給養等條件都比不上濠鏡澳(今澳門)，故此，葡萄牙人以借地曝曬被水侵濕的貢物為由，於嘉靖十四年(1535)登上了濠鏡澳，又於嘉靖三十二年以誑報國籍，賄賂有實權的海道副使汪柏，獲得了在澳門的借地居住，並將貿易的地點移到澳門。”⁽²³⁾對於這段引文中《香山縣志》問題留在後面一併討論。先講其它幾個問題：第一、開放浪白澳能否說成是明中央政府允許？沒有證據，恐是地方政府自定權宜之計。第二、說的是明嘉靖時的事，用的是清同治時隔了三百餘年地形變遷後的港灣情況作說明，怎能反映歷史原貌？第三、對暹羅、占城、爪哇、琉球等國是明代廣州市舶司分工，怎能移植為浪白澳的實績。溫州、寧波人到浪白來不知所據何在？第四、葡人藉口曬水濕貨上澳門，郭棐《廣東通志》明言在嘉靖三十二年，怎麼移栽到嘉靖十四年所謂黃慶納賄上去了呢？第五、稱嘉靖三十二年葡人賄汪柏而“獲得了在澳門的租地居住，並將貿易的地點移到澳門”說法，其時間、原因、結果也都很成問題。

清同治《香山縣志》關於葡人居留浪白澳(滯)即是居留南水島的話，實際是抄錄前二朝即道光朝《香山縣志》，祇是有個別無關要緊之字的差別。

筆者查索到道光七年(1827)版原版《香山縣志》這般敘述，引述以供對

証：“文灣山在土城〔施按：指黃梁都司署所在地一座土城，“都”是當時“鄉”以下一級行政區劃政府建置，相當於今鄉一級〕之南方十二里大海中，峰巒秀卓，與連灣山對峙，中界浪白滯海，自成一港灣。拱如門，有雞心洲收束其勢。山橫列如城垣，廣三十餘里，內有村落。正統間，佛啣機夷泊居浪白之南水村，欲成澳埠，後為有司所逐。”⁽²⁵⁾

道光《香山縣志》此段不確在於：第一、浪白澳港埠，顧名思義，是依託在浪白島的港埠。如這個港埠是在別的島如蚊(文)灣島，為何不稱為蚊灣或文灣澳呢？第二、葡人記載，他們到的浪白澳是個沒有居民的沙島。如果按該志所說是在南水村這個已有居民的聚落，豈不是不符合嗎？何況，我國現行地名資料都說南水村建於清代，也表明在明代中期尚無村落。第三、說“正統間，佛啣機夷泊居……”，年份錯了。真正的“正統間”，葡人還未首航到中國來，談不上在該地泊居。如果是“正德”之誤，葡人雖已在正德九年後來中國廣東，但直到正德朝結束，葡人尚未去過浪白澳。去浪白澳是嘉靖朝中後期的事(參見後述)，可見該志這一段執筆人歷史知識混亂，不足信。第四、說葡人泊居南水村“欲成澳埠，後為有司所逐”，與當時中葡雙方原始文獻記載，大不相同。葡人嫌浪白澳偏遠，水土自然條件差，不願泊居在那裡，千方百計想離開那裡要換個好一點離中心城市近一點的地方，正如上述與廣東海道副使汪柏訂口約允許葡人在廣州沿海貿易的葡船隊司令蘇薩(Leonel de Souza)於1556年1月從印度寫給國內親王的信中表白的，他不願停泊到浪白港埠。葡人不願在那裡逗留，泊居在那裡實出於不得已，怎麼能說葡人鍾情於浪白“欲成澳埠”呢？何況，浪白澳在葡人涉足

之前，早已是東南亞各國商船在接近廣州內港之前的港埠之一，原在嘉靖《廣東通志》外志中已說明被列在官定的“洋澳”名單裡。是現成的澳埠，何來“欲成”？葡人泊居持續多年，人數達500-600人(一說400人)，不存在“欲成”而未能如願的問題。第五、葡人大批到浪白澳島上居住，是廣東省當局不願他們在上川島而有意安排來的，或者乾脆說，乃是“有司”即廣東當局用行政命令迫使他們來此留居的，巴不得葡人安心在那兒，怎麼會去“逐”走他們？事實上也不曾有過“逐”的事件。查葡人在離開浪白澳後是集中到濠鏡澳即澳門港。按該文邏輯，豈不成了是廣東當局驅葡商離浪白澳去澳門了嗎？如果是那樣，葡人進澳門原因的歷史要重寫了！按葡人重返廣東後，先到上川島走私貿易，由於他們的傳教士沙勿略墳墓在那兒，葡人和其它歐洲信徒不斷登島祭奠懷舊，且背着中國擅自將該島改名為他們的地名聖·約翰島。因此，廣東當局願慮他們佔據，決定關閉上川島，主動把他們導向浪白澳去泊居。正如他們一個傳教士在信中寫的：由於中國人對他們不信任，不讓他們繼續泊居在上川島，而讓他們遷往浪白澳島上。所以，所謂“欲成澳埠，被有司所逐”這些話用於葡人在上川島的遭遇，側是完全吻合事實，而用於浪白澳正好相反。看來是該志該段執筆人張冠李戴，誤導後人。第六、在道光《香山縣志》這一說法之前的三百年間，無論明清歷代的《香山縣志》、《廣州府志》、《廣東省志》，或各海防專著及其它公私著述，都不曾有過葡人泊居於蚊灣島或文灣島南水村的記載或暗示。三百年後的清代人既未發現新史料文獻，也未發掘出文物佐証，忽然出來這一無本之木的新說。究其來源，原來是從《採訪冊》而來。這種採訪幾百年後鄉老傳說，與歷



厲式金修、汪文炳等纂《香山縣志續編》卷一〈黃梁鎮圖〉(下半幅) 1923年版(手書說明為作者所加)

史本來面目大大走樣，被塞進縣志裡，一經傳播，習非成是。第七、現在廣東地名詞典的南水鎮條說：南水街建於清代，因處南水滙南岸而得名，未說建於明代更未說葡人住過。

今南水島原是明蚊灣島 今北水島原是明連灣島

讓我們再來考察浪白澳地勢和地名演變：

明嘉靖《香山縣志》卷一風土：“其諸島今列於左，曰：小湖洲、馬盾山、大磨山、小磨山……大淋、小淋、文灣、連灣、二灣、三門、浪白”……表明浪白、連灣、文灣均各為島。

由廣東省海防長官應灃於嘉靖年間編寫，又經劉堯晦補訂於萬曆九年出版

的《蒼梧軍門志》，其廣東海圖上明白繪有一座浪白島。到萬曆三十年出版的《粵大記》廣東沿海圖上，也繪有浪白島，其南還繪出蚊灣村島。它們都仍以海中孤島形態存在。

到了清代初期，康熙《香山縣志》的圖上，已看不到“浪白”獨立的島名了，祇能看到它與連灣島聯成一體的島，並標名為“連灣浪白”，其南海中為文灣島。

在清代後期的道光《香山縣志》圖上，祇見到標出連灣山名，連“浪白”兩字也未出現，這意味着浪白島已歷史地消亡了，被淤泥聯陸，在連灣島與文灣島之間的海域標作“浪白滯”，這又意味着能作港埠的浪白澳已經消失，剩下的是作為水道的浪白滯了。前文已附

有圖，但限於當時資料條件，不甚清楚。現附上新搜集到的清晰圖附上，以便中外學者研究。

到了現代，在民國十二年（1923）的《香山縣志》地圖，在〈縣境全圖〉上，仍在北面一島上標有“連灣島”，在其南面一島上標作“文灣島”，而同書〈黃梁鎮圖〉則已改名，連灣島改為“北水”，文灣島改為“南水”。這就找到南水島的來由了，它本是文灣島即明代的蚊灣島而不是浪白島。

如果南水島就是明代葡人泊船並上岸居住的地方，則今天的南水島豈不成為當年的浪白島了嗎，豈不是浪白島並未淤沒仍孤懸海中嗎？然而無情的事實是：南水島前身是明代的“蚊灣村”島，與浪白島是一南一北並存的兩個

島。浪白島已在清後期消失，南水島至今仍是個島而存在着。所以，把南水島說成是明代葡人在浪白的港埠，既不符合事實也不合邏輯。

有的作者對此採取調和的辦法。例如新近出版的《澳門歷史新說》提出三地都有份新說：“文灣、連灣、浪白曾為葡人居留地。”既避而不談南水島與浪白島相混的難圓其說的矛盾，又沒有提出能證明連灣島和文灣島也與浪白島一樣，都曾是葡人居留地的根據。而中、葡雙方文獻都僅提到浪白澳是葡人活動地，從未見過嘉靖當時及以後明代地方志、正史、雜史、類書、奏議說到葡人在文灣島、連灣島居住和貿易活動或其它活動的記錄，也未見過葡方或第三國文獻中有反映葡人在該兩島的情況。唯一反映是浪白澳，而浪白澳是依托在浪白島的。

浪白島澳也非牛角山島——

對澳門史著作頗多的今人黃啟臣先生在澳門出版的《澳門歷史》一書中稱：“浪白澳，今稱牛角山，在三燦島之西，即在磨刀門之西南，虎跳門之東南。明清附屬黃梁都，即今南水島與北水島之間。現北水與南水相連浪白澳僅餘一小河而已。”⁽²⁶⁾其中說“浪白澳今稱牛角山”。除術語“澳”與“山”(島)對稱相混不合適外，今稱牛角山更是錯誤。牛角山起碼在三百六十多年前的清康熙初期就有了，是個獨立的島嶼，與浪白島不相干，是兩個島且不是緊挨着。請看康熙《香山縣志》卷一載：“右在南洋不在版圖者，其諸島今列於左曰：小洲湖……文灣、連灣、二灣、三門、浪白”……雖未在文字上提到牛角，但在同志的《縣全圖》同時標出“連灣浪白島”和其西南的文灣島，再西南的“牛角山”。⁽²⁷⁾《澳門紀略》：“下為黃梁都……外為三灶(島)……高欄山(島)……又有牛角山、雞心洲、馬鬃

洲。”⁽²⁸⁾該書的書末附有插圖《海防屬總圖》也標明：在三灶山的西南、高欄山的西北海中，畫有一孤島標名“牛角山”於新會縣和香山縣分界處。⁽²⁹⁾

清末光緒版《重修香山縣志》卷一的《輿地圖說》圖上標明牛角山在大虎島之西南，遠離文灣島更遠離連灣島。同書卷四山川篇載：“荷包山又名牛角山，在土城〔施按：指黃梁都的土城〕之南七十里，與大芒山列峙。”⁽³⁰⁾可見牛角山島即今名荷包島。

民國十二年(1923)《香山縣志續編》，由於時代變遷，連灣島已因有北水村而趨向稱北水島，文灣島又因有南水村而改稱南水島至今。又由於測繪技術進步，各島分佈和相互位置更接近實際，反映在該《續編》的《黃梁鎮圖》上，牛角山島距連灣島(含淤沒的前浪白島)更遠，在高欄島之西南。⁽³¹⁾對照當代科學測繪的珠海市地圖，荷色島位置是確切的。⁽³²⁾

總之，從康熙、乾隆、光緒、民國各《香山縣志》查証，浪白島澳決不等於牛角山島。

【註】

- (1)《中國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頁288。
- (2)拙作《對葡萄牙侵佔我國“廣州灣屯門島”歷史事件的分辨》，載《水運科學研究所學報》，2002年9月號頁62-68。
- (3)澳門《文化雜誌》總第45期頁1-2、5、8-9。
- (4)《辭海·中國地理(歷史地理)》分冊，廣州，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版頁22；《中國歷史地圖集》三國分冊，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廣州圖。
- (5)《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分冊；明代廣東。
- (6)(明)黃佐：《廣東通志》嘉靖四十年版卷二圖經下頁十二(日本內閣圖書館藏膠卷)。

- (7)(14)(明)曹志遇等：萬曆《高州府志》，中國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本頁5、頁7。
- (8)(明)鄭若曾：《籌海圖編》卷三，見《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頁584。
- (9)《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三聯書店1957年版頁929。
- (10)《中國分省地圖冊·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60年6月版頁26。
- (11)《廣東省縣圖集》湛江市，廣東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頁81。
- (12)《中國對外開放港口》第十八章湛江港，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頁162。
- (13)《中國航路指南(民用本)》第三卷，中國海軍航保部1978年版頁152、154-155。
- (15)(清)道光《吳川縣志》卷十，頁540。
- (16)(清)光緒《高州府志》卷五四，卷末訂誤。
- (17)同上《高州府志》卷六，海防，頁33。
- (18)參觀湛江市博物館史料摘記。
- (19)(清)祝淮：道光《香山縣志》卷四頁80；卷三四頁41《輿地》上。
- (20)轉引自《澳門紀略》，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頁20。
- (21)鍾國豪、戴裔煊：《澳門歷史綱要》，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頁37。
- (22)黃鴻鈞：《澳門簡史》，(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9年版頁29。
- (23)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編：《嶺嶠春秋——海洋文化論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頁162-164。
- (24)《澳門紀略》形勢篇，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頁9；《廣東新語》地語，澳門條。中華書局1985年版頁36。
- (25)鄧開頌等主編：《澳門歷史新說》，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 (26)黃啟臣：《澳門歷史》，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版頁40。
- (27)(清)申良翰修：《康熙香山縣志》，康熙十二年版卷一頁4《縣全圖》及頁25。
- (28)(29)全(19)《澳門紀略》頁12、100。
- (30)光緒《重修香山縣志》卷一輿地上、卷四頁8。
- (31)(民國)汪文炳等纂：《香山縣志續編》卷一。
- (32)廣東測繪局：《廣東省縣圖集》，廣東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頁12。